

声名狼藉【彪郊/娱乐圈 AU】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7490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74907](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74907).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崇应彪/殷郊, 彪郊
Character:	崇应彪, 殷郊, 姬发, 苏妲己 - Character, 殷寿, 姜文焕 - Character
Additional Tags:	Alternate Universe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23 Completed: 2023-09-27 Words: 11,902 Chapters: 2/2

声名狼藉【彪郊/娱乐圈 AU】

by [felicianowwhite](#)

Summary

前男团成员AU，上下二章
感觉自己在写一种很新的东西，有点奇妙

Chapter 1

“我没啥好回应的，也不道歉，惯得你们。”

“这啥？”正在打游戏的殷郊头也不抬地问。

“不是老板您说的吗？有崇应彪的回应了就念给您听。”

殷郊把手机丢开了，不管里面正打得激烈，接过助理的手机一看，这段简短声明的右下方赫然盖着“崇应彪工作室”的红章。

殷郊皱紧了眉。

崇应彪早就今非昔比，各大榜单查无此人，不少营销号转发他的工作室声明，嘲道，“糊成这样了还在装B。”

崇应彪干脆转发营销号，“我要是当红的时候装，您又要说我膨胀了，越是低谷越要牛B，这叫Real，懂不？”

除了专门上门来骂他的大部队，寥寥无几的粉丝在下面留言，“彪子活跃得像个高仿”、“偶像行为勿上升粉丝”、“瑟瑟发抖”、“几个菜啊喝成这样”、“哥你能不能憋说话”。

“完蛋玩意。”崇应彪嗤笑，把手机丢一边接着喝酒去了。

事情起因是崇应彪跟一个小网红深夜归家被拍。

这事甚至都没能在工作室内部掀起波澜，他们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们老板什么黑历史没有，要大牌睡粉飞叶子被小三（当然这个“被”字没几个人信），主打一个不怕塌房，因为我们的起点就是一片废墟。

所以老板把手写声明拍在桌上时，管公章的保洁阿姨（是的你没看错）打了个呵欠就盖了。

上上下下佛到这个程度，糊也就不奇怪了。

崇应彪对此接受良好，其实他不是一开始就良好，这个圈子多捧高踩低，没高过或许还行，经过全盛时期慢慢flop的落差基本没几个人受得了，人情冷暖见多了，崇应彪意识到心态再这么被搞下去迟早要疯掉，他对着二十五岁的小破蛋糕抽了根烟，给自己两条路，要么在圈子里苟下去，要么干脆改行。

他选择了苟下去。

尽管一度落魄到要去酒吧走穴，拿几千块的出场费，但总比跟外面搬砖强，他也不好意思抱怨什么。就这么着，崇应彪的心态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不过没人信，包括亲戚朋友，他前队友姬发就拍着他的肩说，彪子，要坚强。

崇应彪白他一眼，把他的八倍镜抢了。

崇应彪跟姬发喝完酒回到家，屋里的音响开着，崇应彪的床上趴着他一身丝绸镂空睡裙，正在涂指甲油的绯闻女友。

苏姐己举起手来给崇应彪看，扯出小提琴一样的曼妙曲线。

崇应彪抬起永远带着的三分困意的眼睛，“你要把指甲油弄我床上，就滚出去睡大街。”

“死gay。”姐己翻了个白眼。

“不就是小时候没看上你吗，这仇你要记到什么时候？”

崇应彪和苏姐己算是青梅竹马，在同一个东北某煤炭厂家属院从小玩到大，又一起考到北京读大学，差不多前后脚退学，一个自愿一个被迫。

苏姐己高中的时候就往外当车模赚钱了，漂亮女孩本来就遭人恨，又懒得忌惮人言，至于崇应彪就好比性转版的苏姐己，他俩在学校里风评都差得一塌糊涂。可能是因为惺惺相惜，他俩一直挺亲密的，难听的传闻早就听习惯了，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俩就是天生不来电。

苏姐己不这么认为，她认为对她没反应的男人绝对是取向有问题。

“我明天就不在你这住了。”姐己把指甲放在紫外线灯下晒干。

“嗯？我又没赶你。”

“我知道，是我不想住了。”

“是有了新傍尖儿了吧？”

苏姐己笑弯了眼睛，“可帅了。”

她用没涂指甲油的手费力地翻手机相册，举到崇应彪面前。

“我操，这不殷寿吗？”

崇应彪瞪着眼想，世界太小了，青梅竹马傍上了自己前老板，说出去都没人信吧。

遥想苦逼的练习生岁月，几乎所有人的家长都会频繁带着好吃的好用的从外地风尘仆仆地赶来，来宿舍看孩子，没这个待遇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崇应彪，因为他爹不喜欢他。

还有一个是传说中的朝歌娱乐皇太子，殷郊。

殷寿是个很可怕的人，所以 he 可以打造出风头无两的顶尖男团，也可以在成员不服掌控时轻松地把它毁掉。

崇应彪在他手里几乎只剩下半条命，才从朝歌解约退出，到现在还背着债，他一想到法庭上殷寿那副仿佛抬脚碾死只蚂蚁的样子就睡不着觉。

“这个人……你最好别靠近他。”

苏姐己说，“亲爱的，别担心我。”

她在崇应彪脸颊上亲了一下，就提着行李离开了。

崇应彪站在阳台上看姐己上了殷寿的车，两人遥遥对视一眼，崇应彪背上的毛都竖了起来。

车开远了，崇应彪抱着手臂想，各人有各人的命，担心也没用。

他把烟按熄在窗台上。

崇应彪打开了Spotify，进入个人主页，点播放。

接着按下跑步机开启键，慢速热身。

听自己的歌跑步是蛮奇怪的，他传上页面这些歌，听的次数最多的恐怕是他自己。

最近一次上传那首歌是他半夜睡不着，心血来潮写了录了一整天的，他以为牛逼坏了，最初隔几分钟刷新一次页面，播放次数却鲜见变化。

崇应彪缓缓吐出口气。

平常心。

如果不是平常心，他大概早就去死了。

跑着跑着，姬发发来一条微信，崇应彪打开一看，愣住了。

“快来趟Lava，出事了。”

Lava是姬发开的夜店，组合解散后姬发靠它维持生计，连崇应彪都靠在店里唱歌支撑过一段时间。夜店嘛，常有醉酒闹事的，崇应彪帮忙收拾过几回，人家看他是个小明星，都以为他没什么打架的本事，谁知道他从小打到大。

崇应彪以为这次也是差不多的事情，打车到地方一看，门前站着壮如铁塔的姬发他兄弟，大家都喊雷子的，没想到这会儿站在门口，没在场内维持秩序。见崇应彪来，雷子严肃地点头，打开门禁放他进去。

店里没放音乐，灯光大亮，姬发居然清场了，地板上好多酒瓶碎片，一个服务生正在打扫，崇应彪问，“姬发呢？”

服务生指了下通往VIP区的楼梯，崇应彪直觉不对，急忙跑上去，推开门一看，真皮沙发上坐着两个人，差不多的异域长相，一个天神一般俊朗，气场很压人，另一个稚嫩些，五官更偏清秀。

“你们怎么在这？”崇应彪惊诧道。

殷郊淡淡地瞥了崇应彪一眼，没说话。他这副眼高于顶的样子崇应彪早习惯了，倒是殷寿看着他笑了一声，“可以啊，你跟姬发还有交情。”

姬发拽了下崇应彪的胳膊，“你怎么上来了，没去看看姐己？”

“姐己怎么了？”崇应彪急问。

“姐己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已经把她送到私人医生那里。”殷寿冷冷道。

“姐己怎么了！”崇应彪提高了声音。

姬发安抚他道，“没事的，就是受了点惊吓。”

“是谁？”崇应彪想到刚刚楼下的状况，心里猜到七八成，“是你，你为难她了？”

殷郊抿着唇，崇应彪上前抓住他衣领，把人从沙发上拽起来。

殷寿没有要阻止的意思，反倒好整以暇地靠上了沙发背。

崇应彪看着那双平静的眼睛，心里的邪火蹭蹭往外冒，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轻躁动的日子，他的情绪已经很久没这样剧烈地起伏过了。

练习生的生活绝说不上美好，高强度的训练只是一方面，崇应彪也不知道殷寿从哪搜罗来这么一帮人精，没一个是省油的灯，当然他也不差，给人家穿小鞋使绊子，一来二去早就学油了，人家给他一拳，他就捅回一刀，绝不手软。

殷郊差不多算空降的，崇应彪自然看他不顺眼，但对他皇太子的身份又不得不忌惮，本打算结交一下捞点好处，对方却一眼看穿他的伪装。

“咱们两个不是一路人。”

看不上他崇应彪，倒看得上姬发，两人很快同进同出，崇应彪连带着看姬发也不顺眼起来，他原本就不算大度豁达的人，自尊心格外强，因为生而为人，他差不多只有这点自尊心了。

于是他找茬找这两人打架，他一度怀疑自己的前途都要打没了，最后却顺利成团出道，原来殷郊从来没去打过小报告。

殷郊这样坦荡，崇应彪却更讨厌他，自己仿佛是连手段都不值得皇太子去使一个的。

熬到组合当红，日子却更难过，殷郊姬发结成仿佛铜墙铁壁的坚硬联盟，对抗着外界不怀好意的伤害，崇应彪也被挡在外面。

这次又是姬发拉开他们，“算了别这样。”

真他妈昨日重现，崇应彪气乐了，忘了此时的姬发已经亲如兄弟，指着他们俩说，“再让我知道谁去动姐己，老子弄死你们。”

姬发有点迷惑，殷郊居然笑了，“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喜欢的人爬到别人床上，你还要为她威胁谁……”

崇应彪这次一拳砸了过去。

殷寿大概看腻了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反正崇应彪也不冲他，直接走掉了，剩下三人在包厢里对峙，崇应彪整个人像被打鸡血，心跳咣咣地直冲耳膜。

殷郊跟他可不一样，人家还要靠脸吃饭。

所以崇应彪这一拳真的爽爆了。

殷郊摸了下裂开的唇角，黑眼睛燃着怒火，正要反击被姬发拦住，崇应彪站在一步开外叉腰挑衅，“别拦他，你这是给他台阶下。”

“你他妈少说两句！”姬发气坏了。

姬发本来只是劝架，误中一脚之后也火了，于是三人打成一团，屋里能砸的东西都在地上，楼下的伙计听得一惊一乍的，但愣是谁都没敢上来。

最后还是停下了，因为谁都没力气了，散在沙发上大喘气，崇应彪感觉刚踹殷郊那一脚扯到了胯骨，差点抽筋，殷郊抱着手臂不看他，姬发兀自骂骂咧咧，“你俩加起来奔六十了，幼不幼稚？谁他妈拿烟灰缸砸的我，操！”

他从头发上拨下几片碎玻璃，气得倒仰。

崇应彪没忍住弯了下嘴角，看到殷郊也在偷乐，就大声笑起来。不多时，三个人都笑开了，不得不承认，作为成年人，刚刚那一出真的挺丢人的。

“你不能再找姐己麻烦。”该强调的事还是要强调。

姬发站在吧台里面，开两瓶啤酒分别推给他俩，眼神在两人脸上来回巡游，不无担忧。

殷郊欲言又止，半晌说，“我妈气病了。”

“那是你爸的问题，一把年纪了管不住自个儿，你跟一个小姑娘来什么劲？”

“你不生气吗？你女朋友被我爸……”

“姐己不是我女朋友，是我发小儿。”

殷郊愣了下，“那她也不应该……”

“少爷，您昨天刚出道吗，这圈里不应该的事还少么？我不是来跟你辩是非的，你动我发小儿，我跟你拼命，这就是我崇应彪的规矩，听明白没？”

殷郊的眼睛眯起来了，这是他要发火的先兆，崇应彪立刻打起精神反应，姬发拍了下吧台面，手都震麻了，“有完没完，再不好好说话都给老子滚！”

雷子推门问，“哥，今天还开张吗？”

“开你大爷！”

雷子被姬发吼得一愣。

姬发叹了口气，“这都几点了，算了吧，这些打坏的东西都记在殷郊账上。”

崇应彪看了眼手机，半小时前他给姐己发了个问号，这会儿姐己回了个句号。

那意思是，我没事，别担心。

那天晚上仨人喝的有点多。

翌日崇应彪醒来，眼前是成倍放大的一张脸，吓得他差点从床上掉下去。

他不知怎么跟殷郊一起睡在姬发床上，姬发倒不在，这是他在lava储藏室里靠墙摆的折叠床，休息用的，周围都是酒箱。崇应彪以前喝多了没少借住过，跟别人一起倒是头一回。

殷郊手脚并用地缠在崇应彪身上，两人的脸近到呼吸交织，稍稍往前挪一点就要亲到了。

这么多年了，睡着就要流氓的习惯还没改，崇应彪想叹气，又怕气流直接把殷郊弄醒。

这么近看着，他心里酸溜溜地评价道，这小子长得真是人模狗样，睫毛这么长，怪不得单

飞也能红。

门突然响了一声。

姬发推门进来时，崇应彪正疯了似的把殷郊从身上往下摘，姬发懒懒瞥了他们一眼，“我就是拿个东西，你们继续。”

他在一擦酒箱上拿起计算器和账本，转身走了。

殷郊就是个猪这会儿也醒了，但没完全醒，抱着崇应彪的腰不撒手，崇应彪半个身子已经悬空在床外，黑着脸道，“摸够了没有？”

殷郊慢吞吞地看了他一眼，这才松开了手。

“挺好摸的。”这家伙揉着眼睛说。

“你说什么？”崇应彪怀疑自己幻听了。

“练得不错，摸着很舒服。”

“殷郊你想打架是吧？”

“我没空，再说没有跟人在床上打架的习惯。”殷郊说完一脸若有所思，忽然靠近，吓得崇应彪贴在墙上，只见这人慢悠悠从崇应彪上方经过，下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我还有通告，先走了。”

这人刚才绝对偷笑了，崇应彪目瞪口呆地看着殷郊推开门，心里陡然升起一种诡异的感觉。

好像被人嫖了似的。

姬发正在吧台上噼里啪啦地按计算器，见崇应彪耷拉着脑袋从储藏室出来，指了下吧台前的高脚凳，“坐，雷子去买早餐了。”

“不了，我还有事儿。”

“你有个屁的事儿，”姬发拆穿他，“有正经话要说。”

崇应彪只好坐下。

“殷郊跟我说，他电影有个角色还没找到人，让你去试试。”

崇应彪拧起了眉毛，“啊？”

“你也很久没正经工作了，虽然不是什么大制作，但班底还可以，机会难得。”

“什么意思啊？这算昨晚的补偿吗？”

姬发倒抽了一口气，“你俩昨晚真的在我床上干了？”

“干你大爷！我说的是姐己的事！”

“想多了吧你，再说昨晚你也不怎么对，人挨了你一拳，凭什么补偿你啊。”

“那什么意思？”

“你自己去问他。”

“他怎么不自己来问我啊？”

姬发又在运气，过会道，“我有时候真的懒得掺合你们这些破事。”

他把一张写着试镜时间地点的杯垫丢给崇应彪，“你爱去不去。”

雷子拎着豆浆油条什么的进来，放在吧台上，崇应彪跟他点了下头算道谢，雷子憨憨一笑，他这人不爱说话，板着脸的时候特别唬人，其实性格很软和。

“我就不明白，你俩有什么深仇大恨，以前那会儿……”

“别提以前，听到就头疼。”崇应彪咬着油条说。

崇应彪给姬发打电话，“出来玩？”

“去哪啊，我可不去lava。”

“我神经没粗到那份上。”

“那好吧……不过我不能呆太久。”

“不然拉车的会变成老鼠？”

“你这笑话真够冷的。”但是姬发还是笑了。

姬发穿着露背亮片上衣和小皮裙，一进club的大门，所有人都在看她。崇应彪欣赏她上下打量，“殷寿那人，乐意让你这么出门？”

“他不管我的，我爱干什么干什么。”

那可能真的是真爱了，崇应彪想起殷寿对旗下艺人的控制，不禁心有余悸。

“殷郊那天跟你动手了？”

“是，不过他爸帮我挡住了。”

“姬发说你受了惊吓。”

姬发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

“噢。”崇应彪如释重负，那傻子才不是姬发的对手。

两人干了三个shot，下场去跳舞，紧紧贴在一起，崇应彪抱着姬发的腰，主要目的是帮她隔开不怀好意的手，但看起来就是非常登对且如胶似漆的一对璧人。

不得不说蹦迪很解压，崇应彪出了一身汗，贴着姬发的耳朵说，“我出去抽根烟，你别乱跑，有麻烦就找DJ，是我哥们儿。”

姬发看了眼turntable后面的小帅哥，冲他甜甜一笑。

“别费劲了，姜文焕不喜欢女的。”崇应彪笑道。

又他妈是个gay，姐己翻了个白眼。

Chapter 2

崇应彪推开club的后门，他大敞襟怀又出了一身的汗，哆哆嗦嗦地摸出烟盒和打火机，刚点上就被殷蛮力抓住衣领按在墙上，脸颊和粗糙的红砖墙面来了个亲密接触。

借着昏暗的光看清眼前人的脸，崇应彪登时破口大骂，“殷郊，你丫有病吧！”

殷郊按着他胸口，黑沉沉的眼珠里仿佛酝酿一场风暴，这是崇应彪熟悉的，他一看就热血沸腾，摩拳擦掌。

“你又跟那女人混在一起，你不是说了不喜欢她？”

崇应彪迷惑地眨眨眼，殷郊平时总是故意压低了声音说话，因为嫌弃自己有点少年音，听起来不稳重，但激动起来就顾不得了，崇应彪哑摸着他那飞扬清脆的语调，竟觉得有些悦耳。

“你管我喜欢谁跟谁混在一起呢？据我所知我早跟朝歌解约了吧？殷寿都管不了我，你他妈算老几？”

他一把把殷郊推开，“一边儿去！”

他原以为会遇到些阻力，殷郊比他还高，又常年泡在健身房，谁知一推那人就顺势倒下了，崇应彪这才注意到他另一只手还拎着支伏特加，这会儿顺着坡轱辘到墙根，已经空了。

“我操。”崇应彪感叹了一声，这少爷怕不是疯了？

就算是他也干不出把醉鬼丢在外面的事情，只得认命把殷郊扛起来，也不管这个姿势会不会顶到殷郊脆弱的肠胃，要是这人敢吐他身上，他就直接把他扔河里。

但这姿势真的有点别扭，崇应彪别无选择，只能把手放在殷郊大腿上稳住他，一直走到巷口，闪光灯频闪，崇应彪这才想起殷郊一直有狗仔跟着的问题。

这问题也曾长期困扰过崇应彪，只是无人问津的日子更长，他已经遗忘了应对策略，一时有点发愣，手也忘了从殷郊腿上放下来。

他脑子里只有殷寿坐在法庭上的样子。

“这事不能怪我吧？是他自己喝成那样的，还跑来挑衅我，我不直接给他扔外边已经是看在过去的份儿上了。”

“那你声音抖什么？”姬发问道。

崇应彪没注意到自己发抖，他无助地看了眼床上不省人事的殷郊，“殷寿会不会把我给杀了？”

“你也不用这么紧张，朝歌的PR连你这样的惹祸精都罩得住，你俩又不是打炮被拍到，没事的。”

“操，你他妈用词能不能文明点？”崇应彪抓狂道。

“就你文明。”姬发冷笑一声挂了。

崇应彪在房间里乱转两圈，倒真顺着姬发的话冷静下来。

管他去死呢？又不是他崇应彪还有什么名声要维持，倒是殷郊，出道多年爱惜羽毛，完全没有负面新闻，跟自己搅合在一起还能有个好？

他心中生出几分快意，看着床上毫无所知的睡美人，快意慢慢又演变成恐慌，他不会死在这吧？

那可是一整瓶伏特加，据他所知殷郊酒量远不到这个程度。

崇应彪走到床边，弯下腰观察殷郊的脸，还好，有呼吸，且因为酒精作乱睡得并不安稳，眉心微蹙，好像还在喃喃说着什么。

坦白说，崇应彪一向对这入敬而远之，一是因为殷郊不主动亲近，二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对待他。

第一次见到殷郊时，他们都才十二三岁，他心里打了个突，愣愣地问旁边的姬发，这是人还是洋娃娃？

结果被姬发嘲笑了很久。

起初太子不常见，后来加入练习生队伍，对崇应彪说出那句不是一路人，崇应彪自尊心受伤，举动都很留心，连殷郊扫过的衣角都要努力避开，生怕被误会有什么企图，后来干脆

竖起一身的刺。

殷郊是第一个教会他什么叫嫉妒的人。

崇应彪越看心情越复杂。他不想再看下去，转身正要走，却听见那人清晰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干嘛？”崇应彪只当他醒了，之后却没了回音。

殷郊还是紧紧闭着眼，在床上蜷缩成一团，看上去很没安全感。

崇应彪心里一动，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摸了下殷郊的头发。

他们并非完全没有亲近过，当红时几乎每天都有摄像机对着他们，其乐融融演得熟练，虽然官配是殷郊姬发，偶尔几次外宿，公司有意给cp拆散，营造一种不一样的戏剧效果。

殷郊睡着了就不再拒人千里之外，还有随便抱人的习惯，崇应彪便整晚睡不着，他疑心殷郊紧紧绕着他的手臂能感觉到他快要跃出胸腔的心跳。

只是因为不知怎么对待这个人罢了，朝歌皇太子，那不就是个玻璃做的人，磕了碰了自己还有好吗？他这时又选择性忘记出道前是怎么跟皇太子荏架的了。

但这个人的头发也太软了，蹭得下巴好痒。

殷郊的头发还是记忆里那样柔软，微微打着卷，崇应彪碰了一下就缩回手，咬着脸颊上的肉来对抗心里的战栗。

“崇应彪……”

崇应彪再次凑近，实在很想知道下文是什么。

“哎。”他轻声答应道。

“混蛋……”

崇应彪呼吸一窒，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

既然这么不待见自己，不如躲远点，他拍了下发麻的膝盖，正要起身，那人却又开口了。

“别走……”

崇应彪差点跪下，这一声让他从头麻到脚，他摸了下殷郊的手，抓着手腕轻轻摇了摇，“谁别走？你不想让谁走？”

他可真怕听见姬发的名字。

殷郊推开他的手，翻了个身，抱着被子又睡着了。

操他妈的，崇应彪一身的劲儿都卸掉了，瘫坐在地毯上，这人生下来就是专门克他的。

翌日，崇应彪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就听见卧室里传出一串没法入耳的咒骂和呻吟。

他心情大好地笑出了声。

殷郊扶着墙出来，崇应彪说，“作为当红偶像，嘴这么脏，啧。”

“别这么叫我。”殷郊阴沉着脸回答，“……我怎么在你家？”

“你昨晚自己跑来的，抓着我哭天抹泪说你爹不要你了，想找个新爹。”

殷郊抄起沙发上的抱枕给了崇应彪一下，自己却头晕目眩地跪下了。

崇应彪也不生气，“头疼吧？”

殷郊埋在沙发背上，闷闷地嗯了一声。

崇应彪说，“还有更头疼的呢，你经纪人找你一早上了。”

殷郊没精打采地刷手机时，崇应彪借着电视乐不可支地偷瞄他看到热搜时精彩纷呈的表情。

一大早他俩就挂在热搜上了，当初解约闹得难看，殷郊在发布会上义正词严地跟崇应彪划清界限，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这会儿却趴在崇应彪背上醉得不省人事，网友纷纷猜测两人发生了什么。

有人说崇应彪这么阴险，肯定是给殷郊下药了。

下药又是要干什么呢？

还有人说崇应彪是在夜场门口捡尸捡到殷郊的，这号败类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殷郊的粉丝也混战其中，我们哥哥滴酒不沾！

殷郊的黑粉嘲讽道，装什么清纯白莲花，他私下就是烟酒都来啊。

崇应彪的粉丝虽然人少但格外精神，彪子啊，出息啦，跟太子都搭上了，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个咸鱼翻身？

殷郊的粉丝骂道，做梦去吧糊咖，少来沾殷郊！

还有少数清醒网友问，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工作室怎么还不发声明啊？

殷郊越看眉头锁得越紧。

崇应彪玩着遥控器说，“还不快回去灭火。”

殷郊丢开手机，仰躺在沙发上，一副累得只想躺平的样子。

他没穿袜子，一条腿伸直，脚踩在崇应彪手边的抱枕上，崇应彪看着那玲珑的脚踝，嗓子有点发干。

“抽屉里有阿斯匹林。”他扭回头的动作大到差点肌肉拉伤。

“能不能帮我拿一下，我真的一动就想吐。”

崇应彪啧了一声，嘟囔着还要伺候太子，却很乖顺地站起身去厨房烧水，等水开时偷偷扒墙一看，殷郊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躺着，一手握拳搁在额头上。

崇应彪烧好了水，用两个杯子反复倒凉，这才端出来连药片一起递给殷郊。

“谢谢。”殷郊接过水杯。

“你……喝那么多酒干嘛？”

殷郊垂着眼睛回答，“原本是在跟人谈事情，一不留神就喝多了。”

“啊？你也太没戒心了，没人跟着你吗？”

殷郊费力地歪着头想了想，“有的，但是后来……后来怎么都不记得了。”

崇应彪看着他，“你跑过来要打我，是为什么？”

殷郊有点惊惶地抬头看了他一眼，睫毛颤抖着又盖下去。

他长久地沉默着，崇应彪说，“你还在生姐己的气啊？”

“你也知道你爸那个人，他认定的事情能回头吗？不是苏姐己，也会有李姐己王姐己，你就要这么一个一个收拾过去……”

“我走了。”殷郊忽然用力把水杯搁在桌上，吓了崇应彪一跳。

他心头莫名火起，抓住殷郊的手腕把他甩回沙发上，见殷郊疼得脸色发白，崇应彪立刻后悔了，“对不起……”

殷郊抬起眼，崇应彪被他眼睛里强烈的痛苦震慑，却见他忽然翻身跨坐在崇应彪腰上，捧起他的脸用力吻了下来。

崇应彪惊呆了，他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这样发展。

殷郊好像疯了一样啃咬崇应彪的唇，下身在崇应彪的胯间挤压磨蹭。

崇应彪反射性地伸出右臂抱紧了殷郊的腰，感觉全身的血液轰地袭上大脑，另一只手不由自主地环上了殷郊的脚腕，轻轻摩挲几下，就听到了殷郊难耐的喘息声。

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

崇应彪想狠狠抽自己几个耳光，他好像白活了，好像个快要在雪地里冻僵的人，忽然整个天堂降临在他身上。

“殷郊……”他抱着殷郊把人放在沙发上，没忘了轻拿轻放，殷郊的手臂挂在他脖颈上，他得以以极近的距离欣赏这张脸，看见迷茫失焦的眼中那小小的自己。

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呢？

他忍不住埋下头，在那张漂亮的脸上落下细密的亲吻，感觉到殷郊的手鼓励地在他发间揉搓拉扯，他渐渐挪到那形状姣好的唇间，含住那人的舌勾缠吸吮，殷郊一面迎向他的亲吻，一面又无法支撑地倒回沙发表面，微微张开被亲得红艳的唇，急促地呼吸，仰起下颚露出脆弱的脖颈，崇应彪便就势咬在他滑动的喉结上。

“啊嗯……”殷郊曲起膝盖磨蹭崇应彪的腰侧，竟然抓住崇应彪的手按在自己壮硕的胸肌上揉捏，那副又浪又辣的样子让崇应彪惊呆了。

他直起腰，从背后拽下T恤丢在地上，又拉起殷郊T恤的下摆，坏心地蒙住殷郊的头，自己则埋头下去含住颤颤耸立的乳尖，殷郊立刻惊喘一声，手臂纠缠在衣料里一时没法挣脱，崇应彪在他胸腹间辗转亲吻，撑在殷郊上方，隔着牛仔裤握住他的性器。

殷郊的腹肌都颤抖起来，肌肤上浮出一层汗，崇应彪这才好心帮他把T恤从头上拽下来，殷郊立刻挺身抱紧了崇应彪，两人紧紧贴在一起。

殷郊气都喘不匀了，崇应彪的手被他夹在中间，有点像同时给两个人手活儿，殷郊亲他的样子像是要闷死他，他不得不扬起头让那些毫无章法的吻落在下巴和脖颈，有点好笑地说，“你……这么喜欢我？”

殷郊咬牙切齿道，“……谁他妈喜欢你。”

然而却舍不得撒手，耳朵红得快滴血似的，崇应彪不假思索舔上去，尝到那为他激动而引发的热度，“宝贝你躺下别动，你再这样蹭我要直接交代了。”

“不准……这么喊我。”

“那我怎么喊，喊你太子？”

殷郊羞愤地瞪了他一眼，崇应彪心情极好，拉开殷郊牛仔裤的拉链，抓住裤腰一直拽下来，殷郊抬胯配合他，柔韧性倒好，他顺势抓住伶仃的脚踝，吻了下搁到肩膀上，手指顺着柔软光滑的大腿内侧一路摸上去，不期然想起当练习生时的一个片段。

当时他们正在舞蹈室被开背压腿，离开很远都听得见一片惨叫声，崇应彪上半身正被往地上按，疼得直冒汗，咬牙一声不吭，目光飘到旁边正躺着被举着脚踝往下压的殷郊身上。

“啊啊啊……”殷郊仿佛实在受不住，喊出声又觉得丢脸，双手把脸盖得严实。

崇应彪看得心跳加速，一时松懈被按出嗷呜一声，所有练习生和教练都被逗乐了。

“彪子你是不是狗尾巴夹不住了？”不知哪个不知死活的喊了声。

连殷郊都放下手笑起来。

他那时笑得有多甜，崇应彪想着，但他看了心里却是苦的，因为这样一个人不可能是他的。

这个人现在就在他怀里。

崇应彪的手直接探进平角裤宽松的边缘，抓住饱满紧实的臀肉大力揉捏，直到上面留下清晰的指印，他大着胆子摸到臀缝，在后穴附近画着圈，殷郊立刻不安地看了他一眼。

崇应彪没有跟男人的经验，但他大概知道怎么回事，肯定是要润滑的，润滑剂有，他之前刚囤了一打……可这怎么要当着殷郊的面拿出来。

“那个……你等我一下。”

殷郊迷惑地看着崇应彪把他放平，走到玄关那，他几乎怀疑这人被吓到了要跑，立刻支起身子，结果看到崇应彪拖过一个不小的快递纸箱，蛮力一把撕开，掉出一地花花绿绿的套子润滑剂。

屋里一阵震耳欲聋的沉默。

崇应彪硬着头皮捡起一连串套套和一瓶润滑剂，草莓味的，殷郊这边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

崇应彪踩掉短裤，撕开的套子手抖掉在地上，他愣了一下，只好又开一个，他紧张得自己都不可思议。

“崇应彪，你可真……”

“不要脸？是是……”崇应彪生怕他反悔，把他的内裤拉到膝盖，拧开润滑剂的盖子便倒了上去，好些流在沙发上面，崇应彪也懒得管，觉得自己像个等着破处的毛头小子一样急切，一手握着殷郊的膝盖，一手按压着探了进去，实在太紧，殷郊吸了口气，手腕盖在眼睛上，“不要看。”

不看怎么弄啊？崇应彪也知道他肯定不好意思，就凑过去安抚地吻他，手下的动作却不停，在润滑剂的帮助下逐渐顺滑，草莓味的香气越发浓郁，崇应彪曲起手指四处摸索，忽然觉得殷郊的身体弹了下，挡着眼睛的手也松掉了，惊慌地看向他。

“是这？”说着崇应彪又按了下，殷郊又是一抖，猛地抓住崇应彪的上臂，用力到指节发白。

崇应彪笑了笑，回到殷郊上方，他已经硬得眼冒金星，把殷郊的膝弯挂在上臂上，挺身埋了进去。

“操！”殷郊吃痛地叫了一声，崇应彪眼看着他脸上的红晕迅速漫到胸口，试探性地动了动，殷郊忽然一脚踹在他胸前，差点把他踹背过气去。

“干嘛？”他捞起殷郊的脚踝问。

“痛，我不做了。”殷郊颤抖着试图挣脱，却挣不开。

崇应彪呆了呆，“是我太大了吗？”

“滚你妈的。”殷郊气得骂骂咧咧，哆嗦着想去够沙发边上挂着的衣服，被掐着腰拉回原地，两人对视一眼，崇应彪说，“再给一次机会。”

殷郊瞪着崇应彪，泛红的眼眶里饱含着将掉未掉的眼泪，崇应彪心疼坏了，抱着人反复亲，“不做了不做了，我们蹭蹭总行吧？”

他把套子拽下来扔掉，双手握着两人的性器在一处揉搓，崇应彪脑子思绪纷乱，全是下次要怎么说服这人再试试，可能是前戏还不够，也不免抱怨这人怎么这么娇气，改名叫殷娇

算了。

终于折腾到两人差不多同时射出来，这才精疲力尽地抱在一起睡着了。

崇应彪被姬发的电话惊醒，怀中人已经消失不见。

他好一会儿都反应不过来，到底刚刚是梦还是现实。

肯定不是梦，他身上被捏被掐的痕迹还在，让他对着镜子不自觉地笑起来。

那发生了什么事？他怎么都想不明白，大脑一片混沌。

“说话啊，傻了？”

崇应彪捏着电话说，“你等我，我马上去你店里。”

“干嘛？”

“有事跟你商量。”

姬发真想叫他别来，这次这人行行动却格外迅速，十分钟就到了，坐在吧台上对着虚空发呆。

“你走夜路遇到女鬼了是怎么着？”姬发把一大桶冰嘿呀一声举过吧台，雷子正拿着冰锥等着，这算是他很喜欢的生活。姬发朝他笑笑，拿抹布来浸泡肥皂水，把吧台擦得干干净净。

“我……”

崇应彪刚说了一个字，雷子那边就虎虎生风地戳起冰来，冰屑乱飞，崇应彪和姬发都扭头看他。

雷子讪讪地拖着冰走了。

“殷郊他……”

“你磨磨叽叽的到底想说啥？”

“我俩今天……我把他给……办了。”

姬发丢开抹布，扶着吧台叹了口气。

“我真的不想听这个……”

“你说他咋想的？我俩现在算处对象了吗？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你早就知道他对我有企图吗？你应该提醒我一下的，我吓得差点犯心脏病，所以他跑了是什么意思，是拔屌无情还是有工作……”

“崇应彪，”姬发揪住他的衣领说，“闭嘴。”

崇应彪愣了片刻，笑道，“是不是你的官方cp被我抢了，心里很不爽啊？”

“你小子真的欠揍，”姬发咬牙道，“你这些问题都应该去问殷郊，反正你去试镜他肯定也在，直接问呗。”

“什么试镜？”

“……”

“开玩笑的，我记着呢，”崇应彪托着腮说，“你说……我不会是因为活儿不好才把他吓跑了吧？”

这次没等姬发开口，他斩钉截铁地拍了下桌子，“不可能！”

被溅了一身肥皂水，姬发忍无可忍地把他赶了出去。

殷郊好像人间蒸发一样，无视了所有崇应彪发给他的消息。

崇应彪自己也在思考，越想越觉得毫无头绪，可能认识太久了，线索纠缠成一堆乱麻，怎么也理不清楚。

比如，殷郊真的喜欢他？

怎么会有人喜欢人的表现是殷郊那个样子的？对别人都如同春风般和煦温暖，面对他崇应彪岂止是秋风扫落叶，都快把他冻上了。

崇应彪自己呢？

我喜欢殷郊？他想，这不科学，我好像只喜欢欺负他。

崇应彪正百无聊赖地坐在试镜地点门外，殷郊一直没有出现，他把毛线帽拉下来遮住眼睛，试图睡一会儿。

喊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

崇应彪推开门一看，里面摆了一排桌子，坐了四个人，殷郊居然也在其中，低着头不看人，崇应彪看到自己的大头照和简历摆在殷郊面前，觉得多少有点滑稽。

“各位……大家好，我叫崇应彪，今年二十八岁，天蝎座，身高一八三，三围是……”
“行了，你……”殷郊突然开口，总算是抬头看他了，“把这段台词念一遍。”
崇应彪悄悄弯了下唇角，接过殷郊递来的台词，后者瞪了他一眼。

崇应彪完全不知道自己表现得怎么样，对演戏这件事他热情一直不太高，出道那一天起他就只想做好分内事，不大想像其他偶像一样上荧幕伤害观众的眼睛。

但这是殷郊给的机会，搞砸了那人应该会生气。

最后导演翻着他的简历问，“能说英语吗？”

“能啊。”崇应彪面不改色地撒谎。

殷郊又看了他一眼，今天第二次。

崇应彪买了杯冰美式，蹲在门口吸，一直等到红日西斜，管理员出来锁门。

“里面的人呢？”崇应彪连忙拉住他问。

“早走了啊，这里有后门的。”

崇应彪傻了，摸出手机一看，殷郊依然没回他的消息。

他百思不得其解。

姐已倒是发了条消息给他，“谢谢啊，又带我上热搜。”

崇应彪赶紧打开微博，发现他跟姐已在夜店跳舞的视频不知被谁传上了网，姐已靠在他怀里，他穿着件没几个扣子的丝质衬衫，搂着姐已的腰，跟着音乐忘情地摇摆扭动，看着很色气。

大部分人都在骂他渣，当然还有幸灾乐祸，等着看他被朝歌CEO封杀的。

黑粉则在刺激他为数不多的纯粉，“之前锤成那样，还说不官宣就相信哥哥，傻眼了吧？”“彪子可以啊，没在怕的，谁的墙角都敢挖。”

崇应彪扶着额头继续往下翻页，忽然发现一条带了彪郊超话的微博。

嗯还有这种超话？

他点进超话看，人数居然不少，但近日依然是骂他的人比较多。

“刚说完爷爷你的过世cp发糖了，彪子就给我来这么一手，糖里有毒。”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什么都磕迟早要害了你。”

“好想弄死他啊，我要怒写一篇all郊pwp就不带他玩，让他在旁边干看着！”

喔唷这也太狠毒了，崇应彪飞快地往下翻。

“谁懂啊！我一八八的大美人郊郊在彪子肩上跟没重量似的，还有彪子你手往哪往里放呢？都放这了还跟我们客气啥，怎么不再往上摸摸？”

啊？崇应彪想，原来大家是这么磕的吗？

“我发现了一颗糖，可能比较硬，大家随便磕磕。就是前几天我去接殷郊的机，他耳机有点漏音，我听那个旋律是越听越耳熟，回去我翻了下彪子的Spotify，我操这不是他的歌吗？就播放量才七十多那首，全网不过百啊，这里面还有殷郊的贡献，这不是真爱是什么？”

姬发说，“你再这么跑来我就要收你酒钱了。”

崇应彪说，“我也不想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他应该是生我气了。”

“那我有什么办法？”

“你给他叫过来，不要说我在这里。”

“行吧，先说好，好好说话，再给我场子砸了我就跟你丫绝交。”

崇应彪笑，“你以为还是以前呢？我哪舍得跟他动手。”

“恶心死了你。”姬发走开去打电话。

崇应彪坐立不安了一会儿，感觉这通电话异常漫长，姬发那边不知什么事对着手机笑出声来，崇应彪很不爽地给他比了个快点的手势，姬发回了中指。

“我说聚会，姜文焕鄂顺他们都到，他说等会就来，你多叫几个人吧，别到时候太干了。”

崇应彪把这活转给了苏全孝，当年解约之后这还是组合全员第一次重聚，苏全孝很兴奋地问他，“为什么呀哥？”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崇应彪拿了个汤匙自照，发觉自己这身行头很普通，看上去不够难以抗拒，就溜跑回家去换衣服了。

真空穿了件短皮衣的崇应彪回到Lava的时候，雷子已经站在门口了，铁门里传来很强劲的

低音鼓点，崇应彪自然不需要在门口排队，给雷子点了个头就被放了进去，感觉浑身的血都加速流动起来。

“这小子谁啊牛逼闪闪的。”门口有个男的很不屑地评价道。

“我怎么看着像崇应彪呢，好帅！”他身边的女孩兴奋地说。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

崇应彪隔着舞池一眼就看到了对面高处 VIP 包厢里的殷郊，两人隔空对看了片刻，殷郊先转回了头。

不是吧，还在别扭？

吧台那换了个陌生脸，估计今天晚上姬发准备休息了，崇应彪点了两打 tequila，举着盘子往楼上走，期间有个女孩在他腰上摸了一把，他也没高兴理人家。

是苏全孝给他开的门。

“彪哥，好久不见了！”说着扑上来挂在崇应彪身上，差点撞翻他手里的托盘。

“你今天是要客串服务员？不好意思没工钱拿。”姬发正坐在殷郊身边扒花生吃。

“老子可贵了，你请不起。”

崇应彪心不在焉地回嘴，殷郊顽固地不肯看他，他只好挤开另一边的姜文焕。

姜文焕瞪着他，“你干嘛啦？”

“你喝的什么，娘唧唧的，来这个。”他塞给姜文焕和鄂顺一杯，碰了下干了，这才感觉找回了点勇气。

“来来来一起碰一个。”

姬发道，“你今天打鸡血了？这可是纯龙舌兰。”

然而也没有拒绝，殷郊只好跟着举杯喝下，被酒劲儿冲得皱眉。

崇应彪一把搂住殷郊的肩膀，“你今天怎么不理我？”

殷郊垂着眼睛不说话，崇应彪看他这副装模作样的劲儿就心痒，嘴上却损得很，“别闹别扭啦，又不是小姑娘。”

殷郊笑着说，“当然没有姑娘讨你喜欢。”

不明真相的三人听得面面相觑，姬发苦笑一声，“下去玩会儿？”

说完就带着三人跑了。

殷郊阻拦不及，只好闷着头喝酒，他原本之前跟姬发他们喝了有一阵了，啤酒跟 tequila 一掺立刻上头，脸上浮起一层红晕。

他能感觉到崇应彪正死盯着自己看，忍了会才开口，“看什么看！”

崇应彪扭头去看背后的玻璃，“这玻璃好像是透的，我刚在楼下看的一清二楚。”

“那又怎么了？”

崇应彪抬手把窗帘拉上了。

姬发差点把啤酒喷到地上。

“发哥你怎么了？”苏全孝好奇地问。

“我知道这小子不要脸，没想到这么不要脸。”

姜文焕抬头看了看乌漆嘛黑的 VIP 包厢，皱着眉思考一会儿，恍然大悟，咬耳朵告诉了鄂顺。

“怎么了顺哥，告诉我啊！”苏全孝很着急。

“小孩子不要瞎打听。”鄂顺笑咪咪地胡噜一把他的头发。

“我早不小了好吧？”

完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